



语言史研究要尊重语言事实

——以“(是)…的”句的“语法化”为例

李伟大

(厦门大学 中文系, 福建 厦门 361005)

摘要:语言事实表明,“(是)…的”句并不源于判断句的语法化。最初“(是)…的”句中“的”的位置还可以出现“了/来”等动态助词,构成“(是)…V+助词”结构,表达现代汉语中“(是)…的”句的句义。从来源上看,“(是)…的”句中的“的”最初与“了”一样是表动作完成的动态助词。语言史的研究要尊重语言事实,不能脱离语言事实进行理论推演。

关键词:“(是)…的”句; 的; 了; 语言事实

中图分类号: H146

文献标识码: A

文章编号: 1004-0544(2013)03-0097-04

研究语言发展的历史、探讨一种语言现象的来源时,一定要有史的观点,要有语言事实的支撑,只是根据一些语例进行理论上的探讨,或用一种理论简单地来分析语言事实,甚至是用语言事实去适应理论,往往会流于表面而不能揭示其实际的发展变化情况。考察汉语史的一种语言现象亦需如此,要全面地掌握某一汉语现象产生之初以及发展过程中的各种形态,这样才能较好地解释现代汉语中的情况。本文以“(是)…的”句为例论述语言事实在结构探源过程中的重要性。本文所谓的“(是)…的”句,是指以下类型的句子:

(1) 是谁告诉你的? (2) 你在哪上的飞机?

木村英树(2003)曾指出这类句子的特点。^[1]一般认为,“(是)…的”句的句式义是“确认”,^{[2][3]}为方便称说,本文将表达“(是)…的”句句式义的句子称为确认句。

一、以往的研究及存在的问题

“(是)…的”句的历时发展情况学者多有论及,学者们几乎一致认为,“(是)…的”句来源与判断句有关。^{[4][5][6][7][8][9][10]}如龙海平和肖小平(2009)认为“(是)…的”句源于等式判断句(Deferred Equative),并以“限制性关系从句型偏指称等式判断句”(表示为“N1 是 AV 的 N2”,如“那汤知县也是妾生的儿子”)为例进行了论证,其主要观点是,因为 A 为焦点成分,系动词“是”首先焦点标记化,成为专门标记 A 的焦点标记。“是”的焦点标记化造成句中主要动词缺失,所以从句中的 V 谓语句词化,N2 宾语化,“的”附着语素化,话题 N1 主语化,最终形成了已然义的“S 是 AV 的 O”突显句。^[5]语法化理论为解释“(是)…的”句的形成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,但有些问题仍值得探讨。

第一,龙文(2009)认为“的”由结构助词语法化为附着

语素,已然义是由原句式“V”的有界性带来的。龙文指出,在判断句中,N2 是定指的,因此“AV 的”包含的命题具有唯一性,并由此认定 V 是有界动作,其终止点是 N2,从而使句式具有已然义。^[5]但从龙文所举的例句来看,这一分析似不能成立,其例句是:

(3) 那汤知县也是妾生的儿子,见了覆呈道:“律设大法,理顺人情,这贡生也忒多事了!”(《儒林外史》第 6 回)

根据龙文,(3)中“儿子”应该是定指的,如果“儿子”是定指的,那么就会与“汤知县”同指。龙文曾明确指出“N1 是 AV 的 N2”句式具备的特征之一是“‘N1’和‘N2’具有不同的所指”,这显然是自相矛盾的说法。这里并不是说“妾生了一个儿子”这一事件,“儿子”不是“生”的终止点,也不能说明“生”是有界动作。根据沈家煊先生的有关论述,光杆普通名词,尤其是作动词宾语的光杆普通名词都是泛指类名,代表无界事物,与之配合的动作 V 也应是无界动作。^{[11][12]}因此,这一句式的已然义的来源仍需考虑。龙文(2011)坚持了上述观点,认为关系小句“AV 的 N2”与小句“AVN2”具有相同的时体特征,“AVN2”中 N2 是确指的,“N2 具有高度个体化和高度受动性特征,证明小句‘AVN2’具有高度的及物性,如果体现到动词体特征的话,那么小句‘AVN2’中的动词 V 应该具有高度的完结体(telic)特征”,^[6]从而确定“AV 的 N2”的时体特征。但是,一个小句如果没有 N2,其体特征又是从何而来呢? 如:

(4) [末]道姑,我且问你,你是从幼出家的,还是在嫁出家的?(《琵琶记·第 35 出》)

第二,龙文(2011)认为“N1 是 AV 的 N2”中 N2 处于前景地位,^[6]亦似不确,如其例:

(5) [卜儿云]孩儿既是这等起的病,你如今只不要气,慢慢的将养。(郑廷玉《全元曲·崔府君断冤家债主》第二折)

作者简介:李伟大(1982-),男,吉林公主岭人,厦门大学中文系博士生,讲师。



按龙文的说法,“病”在叙事语篇中处于前景地位,我们认为,“病”无论在小句还是语篇中都不是要突出的成分,应该是背景信息。

第三,更为麻烦的是,确认句不仅有“(是)…的”句这种形式,还有其他情况。如:

(6)何九叔问道:“这武大是甚病死了?”火家答道:“他家说害心疼病死了。”(《水浒传》第 25 回)^①

(7)你这般学汉儿文书呵,是你自意里学来耶,你的爷娘教你学来?(《原本老乞大》)

如果“(是)…的”句来源于判断句,上述例(6)、例(7)表达同样的语义又用了“是…了”、“是…来”,这又怎么解释呢?这种情况的语例不在少数。

另外,龙文(2009,2011)、^{[5][6]}肖文(2012)^[9]对语料的选用亦不够严谨,太田辰夫先生(1991)曾经指出:“进行语言的历史研究最应注意的是资料的选择。万一弄错得出的结果便不可信,这是不言而喻的。特别是中国的资料,按照创造当时的原形原封不动传下来的毋宁说是例外。”^[13]152 上述三篇文章元代语料多用元杂剧,而现有元代杂剧除《元刊杂剧三十种》之外,几乎都是明刊本,大部分都经过明人的篡改,能否作为元代的语料是需要甄别和考虑的。如上例(5)出自明臧懋循的《元曲选》,标为无名氏的作品,并不是郑廷玉的作品,明脉望馆本《断冤家债主》标为郑廷玉作,然并无例(5)这句话。《元曲选》的作品多经过臧懋循的修改加工,已非原貌了。另肖文(2012)指出下例是偏指称判断句在元代的扩展(记为“NP1 是 SV 的 O”):^[9]

(8)听太子从头儿说开无虚谬,元来是争社稷结冤仇。子是这三人定的计策臣也都参透:是君王传的圣旨,丽后定的见识,贼子施的机彀。(《晋文公火烧介子推》)

查《元刊杂剧三十种》,当为:

(9)听太子从头儿说开无虚谬,元来是争社稷结冤仇。子是这三人定的计策臣也都参透:是君王传的圣旨,丽后定的见识,是贼子施的机彀。

“丽后”前未用“是”,“贼子”前又用了“是”,可见,“是”可自由隐现,那么这几个句子就很难被认定为判断句了,其实,在这个句子中 NP1 指什么是很难确定的,或者说根本就没有 NP1。

上述问题不解决,就很难说语法化是形成“(是)…的”句的原因。

王光全先生(2003)从历时角度考察了“(是)…的”句与“了”字句的关系,指出现代汉语中“(是)…的”句和用于一般地叙述客观事实的“了”字句,这两种功能原来都是由“了”承担的,后来,从“了”中分化出来了一个“的”,原来由

“了”承担的部分功能分给了“的”,这种分工至《金瓶梅》时代已经完成。^[2]这一论述极具启发性。根据我们的观察,“的”不是从“了”分化出来的,“(是)…的”句与“(是)…了”句是同时产生的。

二、确认句的历时考察

确认句作为一种表达基本语义的句子,产生较早,但在宋代,确认句的动词后还不用助词。如:

(10)宗曰:“和尚几时生?”师竖起拂子。(《五灯会元》)

(11)门云:“几时离彼?”山云:“八月二十五。”(《虚堂和尚语录》)

确认句动词后用助词至少在元代已经出现,主要使用的是“了/来”和“的”,如:

(12)(生)公公,去哪里讨桌来了?(《张协状元》)

(13)小人是结义兄弟,因这妇人待一心杀害哥哥,是小人杀了。(《张千替杀妻》)

(14)(武松)回过脸来,看着妇人骂道:“你那淫妇听着!你把我的哥哥性命怎地谋害了,从实招了,我便饶你。”(《水浒传》第 25 回)

(15)徽宗道:“你道不敢谤讪,且说这‘留下交销当宿钱’的词,是谁做来?”(《宣和遗事》)

(16)你在家我怎生分咐你来?(《快嘴李翠莲记》)

(17)又问:“随后多军马来的是谁?”札木合说:“是河额仑母亲的一个儿子,用人肉养来,身有三度长…”(《元朝秘史》)

(18)问道:“谁叫史进去来?”宋江道:“他自愿去。”(《水浒传》第 69 回)

(19)人受五行之气成人,天与人的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。(《鲁斋遗书·直说大学要略》)

(20)疑是孔夫子平日的言语,曾子传述的。(《鲁斋遗书·大学直解》)

(21)(净)小人是陈留郡里来的。(《琵琶记》卷下)

值得注意的是,不用助词的情况仍然存在,如:

(22)殿直道:既没人,这三件物从那里来?(《简贴和尚》)

(23)(生白)院子他那里来?(末)他说在陈留来。(《琵琶记》卷下)

(24)达达每多从何处来?多半与札木合一同在这里有。(《元朝秘史》)

(25)(何九)便出来迎接道:“都头几时回来?”武松道:“昨日方回到这里。”(《水浒传》第 25 回)

元代很多作品中都存在这几种方式混用的情况,这表

①本文所引小说语料皆出自于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1 年影印《古本小说集成》,其中《水浒传》例句出自百回本《李卓吾批评忠义水浒传》,《红楼梦》例句出自《脂砚斋重评石头记》(庚辰本)。《金瓶梅》例句出自《金瓶梅词话》,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5 年版。《琵琶记》例句出自《新刊元本蔡伯喈琵琶记》,上海:商务印书馆,1955 年版。《老乞大》诸版本例句皆出自汪维辉编《朝鲜时代汉语教科书丛刊》,北京:中华书局,2005 年版。《元刊杂剧三十种》,出自《古本戏曲丛刊》第四辑,上海商务印书馆,1957-1958。《清文指要》,嘉庆十四年夏重刻三槐堂藏版。余者除注明外,皆出自刘坚、蒋绍愚主编《近代汉语语法资料汇编》(宋代卷,北京:商务印书馆,1992 年版)及《近代汉语语法资料汇编》(元代明代卷,北京:商务印书馆,1995 年版),引用时只标篇名。



明,现代汉语中的“(是)…的”句另有来源,并不是判断句的语法化,只是“(是)…的”句在后来占了优势。其实,在明清时期的语料中,这种混用的情况仍然存在,如:

(26)婆子道:“武二哥,且喜,几时回家来了?”武松道:“遇赦回家,昨日才到。”(《金瓶梅》第 87 回)

(27)阿哥,你的清话什么空学了? 话音好又清楚。(《清文指要》,卷 1)

(28)姑夫,你实对我说,端的你怎么得手来?”(《金瓶梅》,第 85 回)

(29)宋礼道:票是他写的,银子是莫小三收去的。(《二刻拍案惊奇》卷 10)

(30)(妇人)问道:“爹使你来?”如意道:“是爹教我送来与娘穿。”(《金瓶梅》第 74 回)

我们粗略统计了《金瓶梅》、《红楼梦》中以上几种方式的使用情况,详细情况如下表。

确认句各种形式对比表

	金瓶梅		红楼梦	
	次数	百分比	次数	百分比
的	65	60%	161	87%
了/来	26	24%	17	9%
不用	17	16%	7	4%
总计	108	100%	185	100%

在《金瓶梅》时代,“(是)…的”句的使用占到很大优势,“(是)…的”句大量产生。与《水浒传》相比,《金瓶梅》时代更加倾向于在动词后使用助词。这一时期,“的”的使用虽占优势,但并没有完全取代“了”。《红楼梦》中,情况发生了变化,“了”的用法仍然存在,但用“来”或不用助词的仅有几例,这几种表达法与“(是)…的”句已不成比例。可以断定,确认句用“(是)…的”句表达至《红楼梦》时代已经确立,“(是)…的”构式最终形成。可以参证的是,在与《水浒传》同时的《原本老乞大》中未见“(是)…的”句的用法,要表达这种意思时,或不用,或用“来”,或用“了”。如:

(31)我是属牛儿的,今年四十也,七月十七日寅时生。

(32)从几时来到? 俺则夜来到。

(33)你那缕绢锦子,就地头多少价钱买来?

(34)你这般学汉儿文书呵,是你自意里学来耶,你的爷娘教你学来?

(35)你从几时离了王京? 俺七月初头离了。

(36)恁这月初一日离了王京,到今半个月,怎么才到的这里?

《原本老乞大》作为汉语教科书,其记录的应是当时通行的口语,其中未见“(是)…的”句,可见这种用法在元代虽然已经产生,但并不是主要用法。明初的一百多年里,“的”的用法还没有占到优势,因为《老乞大谚解》中,相同表达并没有对《原本老乞大》中的句式加以改动。在大概与《红楼梦》同时期的《老乞大新释》中,前述《原本老乞大》与《老乞大谚解》的相关用法都改用“的”:

(31')我是属牛的,今年四十岁,是七月十七日寅时生的。

(32')你几时到来? 我们昨儿来的。

(33')你那缕绢凉花,在本地多少价钱买来的?

(34')你这样学中国人的书,是你自己去学来啊,还是你的父母教你去学的么?

(35')你多站从王京来的? 我从七月初头起身离家的。

(36')既然这个月初一日从王京起身的,到得半个月怎么才到这里来呢?

表达确认句的句式在发展过程中,使用助词逐渐占了优势,即倾向于采用“(是)…V+助词”格式。在使用助词的过程中,“的”逐渐占了优势,至《红楼梦》时代,确认句使用“(是)…的”句基本确立。

三、“的”最初应为动态助词

从语言事实来看,最初“的”的词性与“了”相同,应为动态助词。在《金瓶梅》中有表达确认句时“的”与“了/来”互用的情况。

(37)伯爵便说道:“好个长老,想是果然有德行的。他说话中间,连咱也心动起来,做了施主。”西门庆说道:“你又几时做施主来? 疏簿又是几时写的?”(第 57 回)

(38)爱月儿道:“六娘五七,他也送茶去来?”西门庆道:“他家使李铭送去来。”(第 68 回)

(39)只见玳安在旁边站立,西门庆便问道:“温师父昨日多咱来的?”玳安道:“小的铺子里睡了好一回,只听见画童儿打对过门,那咱有三更时分才来了。(同上)

(40)金莲道:“我在这里站着,他从多咱进去了?”琴童道:“姥姥打夹道里进去的。一来的轿子,该他六分银子。”(第 78 回)

(41)金莲暗走到明间帘下,听觑多时了,猛可开言说道:“可是大娘说的,我打发了他家去,我好把拦汉子?”月娘道:“是我说来,你如今怎么我?”(第 75 回)

例(37)中,上句用“来”,下句用了“的”;例(38)中,上句在现代汉语中应用“了”,下句应用“的”,但都用了“来”;例(39)中,上句用“的”,下句相同位置却用了“了”;例(40)中,上句用“了”,下句相同位置却用了“的”;例(41)中,上句用“的”,下句相同位置却用了“来”。《红楼梦》中也有一例:

(42)史湘云道:“谁给你的?”袭人道:“是宝姑娘给我的。”湘云叹道:“我只当林姐姐给你的,原来是宝钗姐姐给了你。”(第 32 回)

例(42)中,上句用“的”,下句却用“了”。

上述对话甚至是同一个人说的话中“的”可以与“了”、“来”在相同位置互换,如果“了”和“来”是动态助词没有什么疑问的话,“的”也应为动态助词。

“(是)…的”句的句式义就是就已经发生的事确定其发生的时间、地点、方式等,^[2]使用这一句式的前提是动作已经实现,不加助词难以确定句子的时态,容易造成歧义,如上例(11):

(11)门云:“几时离彼?”山云:“八月二十五。”(《虚堂和尚语录》)

例(11)中,“几时离彼”是“离开了”还是“要离开”难以确定,即便有语境,也要使听话人付出更多的认知努力,不



符合交际的经济原则,这个不足需要语言自身的发展来弥补。元代“的”有动态助词的用法,如:

(43)天子出的师师门,相别了投西而去了。(《宣和遗事》)

(44)那大汉下的车,众人施礼数。(《高祖还乡》)

“的”的这种用法一直延续到清代。如:

(45)孙行者笑道,这却不难,那日你们妯娌十个托生时,可巧我到阎王那里去的,因为撒了泡尿在地下,你那小娘子便吃了。(《红楼梦》第 54 回)

(46)先是我发誓赌咒,砸这劳什子,你都没劝过,说我疯的。刚刚这几日才好了,你又来恼我。(同上,第 57 回)

(47)又将那只也换上,站的起来。(《红楼复梦》第 24 回)

以上诸例中的“的”,在现代汉语中都要用“了”,值得注意的是,例(46)庚辰本《红楼梦》“的”旁即注有一“了”字。

“的”在元代有表完成态的用法,因此此时确认句便也开始使用“的”与同表完成态的“了”、“来”确定动作已经完成。“(是)…V+助词”出现在元代可能还受到了蒙古语的影响,李崇兴(2005)在论述元代蒙古语对汉语的影响时曾经指出:

蒙古语动词的时体成分总是紧附于动词的,动词的宾语放在动词的前面。在直译体的文献中可以找到一些‘宾+动’的格式,但多数还是采取汉语的‘动+宾’格式。由于蒙古语动词的时体成分总是紧附于动词之后,因而在动词需要带宾语的时候,直译体的表现形式就只能是‘动+了+宾’或‘宾+动+了’,而不是‘动+宾+了’。‘动+了+宾’这种格式通过直译体官方文书和所谓‘汉儿言语’两条渠道对汉语施加影响,推动了这种格式的普及。^[15]

在蒙古语的影响下,不但“动+了+宾”这种格式得到了普及,也出现了“动+的+宾”这种格式。

四、余论

语言事实表明,“的”最初与“了”一样,是作为动态助词附着在动词之后的,后来逐渐与“了”有了分工,随着使用频率的增加,最终形成了“(是)…的”构式。如果将“(是)…的”句看成是由判断句语法化而来的,很多问题都得不到很好的解释。一种语法意义在现代汉语中可能只有一种语法形式来表达,但在形成之初,可能有多种语法形式去表达,现代汉语的情况只是人们选择的结果。现代汉语中“的”的词

性问题仍有争论,从来源的角度看,“的”应是动态助词,但现代汉语中“的”不具有与动态助词“了”相同的语法特征,如“(是)…的”句的否定形式只能用“不”,不能用“没”,并且“(是)…的”句不能关系化,这也体现了语法结构在发展过程中的复杂性,“的”在构式形成之初起了作用,“(是)…的”构式形成之后整个构式的语法特征就与“的”无关了,限于篇幅,这个问题拟另文讨论。

参考文献:

- [1]木村英树.“的”字句的句式语义及“的”字的功能扩展[J].中国语文,2003,(4).
- [2]王光全.过去完成体标记“的”在对话语体中的使用条件[J].语言研究,2003,(4).
- [3]袁毓林.从焦点理论看句尾“的”的句法语义功能[J].中国语文,2003,(1).
- [4]刘敏芝.宋代结构助词“底”的新兴用法及其来源[J].中国语文,2006,(1).
- [5]龙海平,肖小平.已然义“(是)…的”类句式的语法化[J].语言教学与研究,2009,(2).
- [6]龙海平,肖小平.“我是昨天买的票”句式及其相关问题[J].世界汉语教学,2011,(3).
- [7]马学良,史有为.说“哪儿上的”及其“的”[J].语言研究,1982,(1).
- [8]太田辰夫.中国语历史文法(修订译本)[M].蒋绍愚、徐昌华译,北京:北京大学出版社,2003.
- [9]肖小平,龙海平.从判断句前句扩展看“(NP)是 SV 的 O”句式的形成[J].汉语学习,2012,(1).
- [10]张和友.汉语分裂句的来源及其相关问题[A].王建华,张涌泉主编.汉语语言学探索[C].杭州:浙江大学出版社,2007.
- [11]沈家焯.“有界”与“无界”[J].中国语文,1995,(5).
- [12]沈家焯.再谈“有界”与“无界”[A].认知与汉语语法研究[C].北京:商务印书馆,2006.
- [13]太田辰夫.宋代语法试探[A].江蓝生,白维国译.汉语史通考[C].重庆:重庆出版社,1991.
- [14]江蓝生.“动词+X+地点”句型中介词“的”探源[J].古汉语研究,1994,(4).
- [15]李崇兴.论元代蒙古语对汉语语法的影响[J].语言研究,2005,(3).

责任编辑 文 嵘

动态助词“的”的来源还有待考察,我们倾向于“的”即“得”的异写。江蓝生(1994)谈到:“文献中写作‘的’的助词或介词除了有可能源自‘得到’的‘得’外,还有可能是‘著’的音变形式。”^[14]龙海平、肖小平(2009)曾举《杀狗劝夫》中的例句:^[9]俺兄弟俩个无钱,俺两个问槽房里除的半瓶酒儿,(又不满,交俺着上水。)龙文将其看成是省略焦点标记“是”的“N1 是 AV 的 N2”句,不确,此句中的“的”即“得”,义为“得到”,“除”为“得”的方式。